

越 剧

李 亚 仙 传

明·徐霖原著
谢 中秋 改编



序 幕

初 遇

時間：唐天寶年間

地點：長安鳴珂妓院

佈景：李亞仙之綉房，一面臨窗，窗前正是鳴珂巷口。
房內有綉棚。

人物：李亞仙、銀 箏、鄭元和、來 興、樂道德

〔幕啓：日照紗窗，妓院內一片寂寞，唯李亞仙凝神窗前，若有所思。〕

合 唱： 紅綿曉拂菱花鏡，
紫光夕射壽山屏，
似這等，悶沉沉地秦樓楚館，
強顏歡笑有幾人，

〔在合唱聲中，李亞仙徐步走近綉棚。〕

李亞仙：（唱）徐開綉箱習女針，
斜依綉床且凝神，
願歸良家千日織；
白珪微瑕誰關情……

〔銀箏進房。〕

銀 箏：姐姐你看這海棠花……噢！你又在綉花了，
（看花）喲！這花綉得美極了！姐姐你綉的是

什么呀，

李亞仙：罗襦襖。

銀 箏：怎么！还要綉衣服，崔尙書、曾學士送來的紅綾緞襖，箱箱都盛得滿滿的，我看你一生一世也穿不完了，还要綉它怎的。來！我們去賞賞海棠花罷！

李亞仙：妹妹呀！

(唱)教坊賣笑秋復春，

愚姐是，受盡磨折過來人，

休道今日風光好，

一朝花落有誰問！

銀 箏：(唱)姐姐你，終日煩惱又愁悶，

強裝笑容把客迎。

銀箏是你心腹人，

怎不知，姐姐已有從良的心；

只不過，你若一旦從良去，

怎忍心，拋下你妹妹年紀輕，

李亞仙：(唱)自從你妹妹進院門，

我与你，惺惺相憐相依為命，

若得蒼天從人愿，

我与你，姐妹一同離風塵。

銀 箏：真的？

(唱)若得姐姐帶我去，

你的恩德我報不尽！

李亞仙：傻丫頭！

銀 箏：(唱)只不过——

只不过，眼前那些豪門客；

姐姐你一个都配不成。

李亞仙：妹妹此話怎講？

銀 箏：你不見那些尙書學士、王孫公子，不是白了胡子的老头子，就是娶過妻子的浪蕩子，要是姐姐跟他們去做個小，豈不辱沒了姐姐……

李亞仙：(失望地)呵……！

(唱)銀箏一言來提醒，

亞仙我，欲脫羅網恐難成。

難道我，註定平康到老死？(稍頓)

……愁絲萬縷理不清！(棄針綫)

銀 箏：姐姐……你為何又不綉了？你綉呀！

李亞仙：(唸)鸞歌獻舞無盡時，

來日茫茫何處歸；

[李亞仙憂鬱地繼續針綉，銀箏在窗前理花綫。鄭元和騎馬上。

鄭元和：來興！來呀！

(唱)奉親命，為折桂枝上帝京，

論功名，斜插宮花何憂心！

悶坐旅店多無聊，

閑步街坊且賞春。

李亞仙：(邊綉羅襦，邊吟詩)

村南無限碧桃綻，

唯我多情獨自來；

日暮風吹紅滿地，

伤心底事为谁开！

〔鄭元和听得出神，銀箏的花綫突被風吹下樓去，正落在鄭元和身上，元和未覺。〕

銀 箏：姐姐，花綫吹到窗外去了！

李亞仙：吹到那里去了呀？

〔李亞仙至窗口，恰好与鄭元和四目相遇，互生好感。〕

鄭元和：（唱）憑空間，天仙降臨；

鄭元和，頃刻傾銷魂；

綺罗香，隨風送——

（仰面凝視，不覺墜鞭）

願入高堂覓芳魂；

來 興：（拾鞭）公子！

鄭元和：（心不在焉地）啊……（馬躍，急挽韁）來興！

銀 箏：姐姐你看这个人……（發現亞仙、元和对視生情）唷！

〔李亞仙驚羞下。〕

銀 箏：喂！你这位相公，請你把身上的花綫还給我們！

鄭元和：花綫？（找，才發現）哦！你在樓上如何拿得着呀？

〔乐道德騎馬上，見銀箏。銀箏無奈地下。鄭元和还在打量樓窗。〕

乐道德：鄭世兄！

鄭元和：（一驚）喔！原來是乐兄；……你因何來迟，

乐道德：（打趣地）不是來迟，却是來早了！

鄭元和：取笑了！（發現沒有了馬鞭）我的馬鞭呢？

來 兴：馬鞭在此！（仿鄭見亞仙時模樣）

鄭元和：放肆！（向乐）乐兄熟悉京城，可知此家姓氏？

乐道德：鄭世兄因何動問？

來 兴：这里有个小娘兒……

鄭元和：多咀！

乐道德：此乃平康妓院。

鄭元和：啊！这是妓院？（有頃）想不到她竟是个妓女！

乐道德：莫非世兄有憐香之意？

鄭元和：小弟枉有愛慕之心，怎奈花街柳巷，非君子之去處。

乐道德：咳！逢場作戲末，又何足為奇呀！

鄭元和：小弟功名未成，惹入烟花，有失理數。

乐道德：世兄才華蓋世，若論功名末，可操勝算，偶尔作戲，又有何妨！

鄭元和：這……

乐道德：想我受令尊大人的囑咐，陪伴你上京赴考，乃是責任重大。我說無妨，哎，自然無妨的了！

鄭元和：去得的？

乐道德：去得的！

鄭元和：既如此——

(唱) 乐兄与我快相引——

合 唱：恨無双翼随玉人，

〔乐道德引元和匆匆地下，來兴茫然随下。〕

——幕落

第 一 場

殺馬、賣興

時間：上一場的九个月后。芒种節

地点：長安鳴珂巷妓院

佈景：李亞仙綉房之外室，壁上挂着七弦琴。

人物：李亞仙、銀 箏、李大姐、賈大姐、鄭元和、來
兴、乐道德、金屏

〔幕啓：銀箏忙着佈排酒筵。〕

合 唱：元宵匆匆过，
不覺已暮春，
鄭元和，入迷境；
絃歌、詩酒鬧不清；

〔李亞仙上。〕

李亞仙：銀箏！你又在忙些什么？

銀 箏：適才鄭相公吩咐擺下酒筵，与你同祭花神。

李亞仙：（若有所感）唉！

銀 箏：姐姐，鄭相公还說是上京赶考的，怎么不去溫
習功課，倒光想賞花飲酒，

李亞仙：銀箏！不用設筵！

銀 箏：不用？少停他問起來如何回答？

李亞仙：我自会对他言講，你且收下盃盞！

銀 箏：是！（收盃盞下）

李亞仙：（感慨地）唉！

（唱）寒來暑往芒种臨，

鄭郎來院九月正。

日日相伴恩情深，

夜夜高歌到三更。

因留戀，忘功名，

整日价，絃歌詩酒鬧不清。

念郎癡，念郎俊，

白首相依方甘心！

念郎才高有前程，

怎能够長寄在娼門，

欲諫去——

犹恐一去無踪影，枉癡心。

欲留君——

又恐他前程化烟塵，我怎忍心！

难吐衷腸話，

怎解心头悶……！

〔李大媽引賈大姐上。〕

李大媽：我兒！賈大姐看你來了。

賈大姐：別來數月，妹妹玉体可好？

李亞仙：小妹賤軀粗安，姐姐归途勞頓了！

賈大姐：(唱)愚姐离京出远門，
今日里，才知妹妹有喜訊，
恕我大姐亂來迟，
三盅瓊漿可应承？

李亞仙：取笑了。

賈大姐：但聞郎君是：
(唱)好才華，好品貌，
家財殷实好門庭。

李亞仙：(甜蜜地)姐姐誇獎了！

李大媽：(唱)萍兒离京出远門，
尽伴公子与王孙，
今日定然滿載归，
未知賺得几何銀？

賈大姐：(唱)鶯歌獻舞僅兩月，
得來白銀一千整。

李大媽：何來如此豪客？

賈大姐：(唱)富家子，公侯孙，
即便是化郎啊！

若有錢，便相迎。

花柳巷，柳迎春，

全仗送旧与迎新。

李大媽：萍兒真是生財有道……唉！

賈大姐：媽媽何以嘆息？

李大媽：萍兒未知，我家亞仙接了鄭元和，時已三季，
方得數百兩銀子！

賈大姐：這又何難，好在鄭相公家道豪富，只要妹妹開口，要些銀子還不容易么？

李大媽：怎奈亞仙待以真情，不肯開口。

李亞仙：大姐！

(唱)鄭郎乃是忠厚人，
與那風流子弟難並論，
來此虽有九月整，
也曾耗近一千銀，
虽说青樓愛金銀，
也須顧些仁義情！

李大媽：(唱)仁義情，仁義情，
只恐怕仁義換負心，
富貴子弟風流客，
豈在青樓拋真心？

賈大姐：(唱)道青樓，唯錢是親古來云，
傻妹妹何故恁痴心，
趁他愛你入魔深，
索些銀子最要緊，
莫待他日情疎遠，
他策馬揚鞭你沒處尋！

李亞仙：(唱)為人須有高低分，
怎知我鄭郎是薄倖！

賈大姐：(語塞，略頓)哎！
(唱)鄭家官宦好門庭，
些須銀子何足論，

雖然妹妹是真心，

也應該，索些錢財孝母親；

李亞仙：這……

李大媽：萍兒言之有理，亞仙以為如何？

李亞仙：叫我如何開口……

李大媽：不須我兒破口，為娘自有道理。

賈大姐：這便才是。妹妹好生伺候你那郎君，為姐告辭！（賈下）

李大媽：緩行！銀箏走來！

〔銀箏上。

李大媽：隨我進來！

〔銀箏茫然，隨下。

李亞仙：唉！

（唱）烟花巷，無人心，

怎能久待誤終身，

李亞仙，命何苦，

身墜平康怎超生！

〔銀箏匆匆地上。

銀箏：姐姐！不好了！媽媽言道，適才她收了刘府尹四百兩銀子，要將你送到他家去了！……那鄭姐夫怎生是好？

李亞仙：銀箏，你說，此事果然么？

銀箏：這是媽媽親口囑咐我的，她竟然為了這四百兩銀子，賣……了姐姐！

李亞仙：（明白地）妹妹你年輕，怎知就里。

銀 箏：（不解）這是什麼意思呀？

〔鄭元和上。〕

鄭元和：亞仙！亞仙！

李亞仙：（輕聲）相公來了，你休要多言！

銀 箏：那——？

鄭元和：亞仙！（轉向銀箏）銀箏！酒筵可曾齊備？

銀 箏：姐姐說……

李亞仙：（緊接）唉！你終日僅知賞花飲酒。

鄭元和：今日是芒種之際……噢！你為何臉有淚痕？

李亞仙：亞仙未曾掉淚，鄭郎不要多疑。

鄭元和：你還不實說……哦是了！

（唱）定然是，小生醉後得罪你，

惹得你傷心偷彈淚。

李亞仙：相公待我恩高義厚，何言得罪。

鄭元和：哦，是了！

（唱）定是你，終日歌舞身勞苦，

只落得病魔纏身體！

銀 箏：她不是病——

鄭元和：不是病，那——哎！

鄭元和：（唱）銀箏你快快說仔細，

莫使相公空着急！

銀 箏：她為了——

鄭元和：為了什麼？

銀 箏：為了——

李亞仙：銀箏休得多言！

鄭元和：亞仙！你今日因何如此？銀箏但說無妨！

李亞仙：鄭郎不必多問，亞仙實因偶受風寒……故而才命銀箏收了酒筵。

鄭元和：是啊！我看你神情異常，定然是病，待我着人前去請醫便了。

銀箏：她是心病呀！

李亞仙：（机智地）哎！是老病！

鄭元和：喔！是老病，既是老病，定然有藥可治！

銀箏：是媽媽講——

〔亞仙急使眼色。〕

鄭元和：什麼“馬”？

銀箏：（搪塞）喔……是馬板腸。

鄭元和：馬板腸？

銀箏：是啊！要馬板腸煎湯，吃下去，就會好的。

鄭元和：這有何難，銀箏快快扶你姐姐進房歇息去罷！

李亞仙：哎，銀箏！

〔銀箏扶亞仙下。〕

鄭元和：來興！

〔來興上。〕

來興：相公有何吩咐？

鄭元和：你可會殺馬？

來興：我雖不會殺，抽她几下倒會，她不該騙了相公的銀子，害我來興，終日囚在這籠子里！

鄭元和：此話怎講？

來 興：相公不是要我去殺李大媽嗎？

鄭元和：咳！要你去殺相公乘坐的那匹五花馬。

來 興：啊！殺五花馬？牠犯了何罪，要殺死牠？

鄭元和：非五花馬犯罪，只因亞仙旧疾复發，要馬板腸煎湯方可医治。

來 興：相公！

(唱)你乘牠何止千百里，
遊遍洛陽与京畿，
五花馬，市槽稀，
原來是老爺的坐騎，
如今一旦將牠殺，
老爺問罪，叫我如何当得起。

鄭元和：咳！你好糊塗，古之医家有割股之心，只要医得亞仙之病，何惜区区一匹五花馬。

來 興：(唱)大姐有病可請医，
殺掉好馬又何必！
几月來你詩書都不看，
我看你真是着了迷！

鄭元和：放肆！

來 興：(唱)依我看，你我暫且同寓所，
不要久恋在烟花地。
但等中了狀元后，
再到这里來看大姐。

鄭元和：(唱)來興言來虽有理，
你豈知，我恩爱情侶难分离。

若得終身常相守，

勝登金榜換朝衣！

來 興：相公！如此下去，怎生了局？

鄭元和：我如今要你殺馬，不要你顧到什麼了局不了局！

來 興：相公……來興捨不得那五花馬……

鄭元和：唉！不要多說，快去快去！（來興不動）快去！
〔來興無奈，嘆息下。

• 〔銀箏上。

鄭元和：銀箏！你姐姐的病，怎么样了？

銀 箏：姐姐总是郁郁不歡。

鄭元和：到底可有別情？

〔銀箏正欲說，亞仙上。

李亞仙：承相公牽挂，如今好得多了。銀箏！為你姐姐品茶去！

銀 箏：噢！（下）

〔李亞仙欲訴真情，但講不出口；鄭元和為博亞仙歡心，苦于無計，見琴生計。

鄭元和：亞仙！想我自來綉房，展膽你歌舞操弄，今日你身心不爽，待小生來操一曲與你消愁。

李亞仙：如此有勞鄭郎了！

鄭元和：（取琴，邊彈邊唱）

爐薰青香把絲桐操，

彈一曲，彩鳳求凰聲合調，

不效那，鸞別鶴忘無聊，

願化作，鴛鴦交頸共偕老！

李亞仙：（为之感动）相公怎有如此妙音，真令人嘆服！

鄭元和：既然如此，你就該酬和一曲！

李亞仙：遵命！（边彈边唱）

不求高唐夢魂繞，

整瑤琴，似巫山夜雨瀟瀟，

虽無文君窈窕姿，

願奔酬，濃情蜜意，海闊山高！

鄭元和：好好好！好一个文君夜奔！

〔銀箏上。〕

銀箏：姐姐！媽媽又着我来催……

鄭元和：何事？

銀箏：她要姐姐收拾收拾。

鄭元和：收拾何來？

〔來兴捧馬板腸湯上。〕

來兴：（粗声粗气地）相公！馬板腸湯……在此！

鄭元和：好好好！亞仙且先喝下此湯！

李亞仙：什么湯？

鄭元和：馬板腸湯啊！

李亞仙：那里來的？

鄭元和：殺了我的五花馬取得的。

李亞仙：啊！五花馬殺了？（向銀箏）都是你的緣故！

（向鄭）你平白地把牠殺了，好生糊塗啊！

鄭元和：殺掉了馬，治好了病，豈不是好。

李亞仙：唉！賤妾那里是病……

鄭元和：（奇怪）不是病！

來 興：一会有病，一会無病，白白地送了五花馬的命！（悵然而下）

銀 箏：姐姐你讓我實說了罷！

（唱）非新病也非老病，

笑因媽媽貪金銀，

說甚么此处少客臨，

全家迁移要离京城！

鄭元和：（猛惊）要离开京城？到那里去？

銀 箏：（唱）她說道，远处有个刘府尹，

適才送來四百銀，

媽媽她，屢次命我來催促，

說要姐姐……去做小星！

鄭元和：啊？这这这……这还了得！

（唱）聞一言來失了魂，

怎說亞姐要另配人！

啊呀，这……这怎么办呢？（向銀箏）你平日

足智多謀，你——

銀箏妹妹你教教我，

頃刻間，枉为才子我無方寸。

李亞仙：鄭郎不必如此，此乃鴛兒之計……

銀 箏：是計？（深思）

鄭元和：此話怎講？

銀 箏：哦！我明白了！

李亞仙：（唱）这原是媽媽有意使手段，